

學

的

學的下

丘濬輯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
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
合而五行具五行者實具於地而氣行乎
天者也○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於無不管於是焉○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一陰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一箇

○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
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
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
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
屬乎陰似窺見此意○朱子曰金木水火
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
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走序未為之始
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始

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
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朱子曰盈天地之
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
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
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
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
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曰

前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
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將水之滴也決之長
其理然也○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
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
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古曰以善言之是善
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
意便是復○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
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
坤女當爲氣化之人物其下化生萬物乃
爲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
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
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
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
嘗不同○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
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

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體浩浩無窮○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朱子曰鬼神者達

化之迹神者伸也以其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

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
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
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
用緊切處做工夫○朱子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
天地萬物之太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入
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
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
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
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無
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
而無不善本無惡○性之而後為惡○性之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朱子曰
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

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柰何處何須說命。○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

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朱子曰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
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
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
義之藏○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
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
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
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

不然者○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
無定得無成各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
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
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惻隱
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
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
亦清氣濁則才亦濁○問意志朱子曰橫
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

而意善志陽而意陰○問浩然之氣與血
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
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
氣○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
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
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
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

本心也○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
底人心是人身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
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
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
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
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
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
惟聖罔念作狂○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
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
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闕處可安頓
之法○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
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
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
然○敬之問夫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
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

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問舜而言
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
移奪若秉執然○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
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
謂中也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
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
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
本分不爲恠異之事也○舜孔子所爲只是

庸夷齊都不是庸了。○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

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朱子曰
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
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思信只是一事
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問忠恕之別朱
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乎其忠乎天地變化草

亦蕃不其慙乎○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
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
正意誠之事○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
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
排不着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
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朱子曰治心脩
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
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

貫○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
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
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
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
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
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
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
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類
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搔足毋踞將
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叮韻處
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

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
女誡溫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
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
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
不濟事○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
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
去做○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觀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蕩。○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

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
言每爲士友誦之。○朱子曰科舉之習前
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
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
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
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
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
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

見於日用則安矣○朱子曰人有此身便
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
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
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
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
焉○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

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令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

省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
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
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朱子
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
義理上少在閑事上多於義理却半於閑
事却熟○學湏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
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己及第則爲雜文

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朱
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
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已務外
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須要剛毅
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得
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
不成○朱子曰爲學須是專○吾儒惟專
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

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
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
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朱子曰
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
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
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
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

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
病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
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
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
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
益也○朱子曰人之爲學者不從文字上
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

求向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證則又
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
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
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
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
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以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朱子曰

無非義理之所存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
力待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
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朱子曰天下
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
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
其中自有精實透滿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着心實不可因一說相礙○朱子曰自
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

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
大家商量事情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
更似世俗遮護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
便成嫌隙○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
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
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直
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
智即是下愚也○朱子曰解經但可畧釋

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倚所不至聞

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

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處○解

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

自明意自足○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

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爲之解經不敢自以

己意說道理○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變改之以
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朱
子曰學者軒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
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嫻皎厲兮去道
遠而○朱子曰論事當視已之所處與所
論之事所告之必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
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
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

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真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必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聽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
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者得玲瓏透
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朱子曰道
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千
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或問所謂格物
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以

異朱子曰此以及身窮理爲妻而必究其
本末是非之極。譬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
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
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
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
不察也。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徃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湏管天下事○朱
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
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
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
德可以久業可大○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
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義氣則
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問明德是

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

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
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
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
也。○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
自爲障碍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
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陵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
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問天

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
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
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
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
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先天不
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
理如是率而行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
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緝有權○

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

秤量中是物得其平處○朱子曰士居平
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
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
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世間事思之
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
我心○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
有失○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
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採其末者雖若切至

而實難爲功○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統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也○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九日用常行應事接

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玉道便是他
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朱子曰吾人
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
必可恃○朱子曰六抵人若不透得此頭
一關則萬事俱俗○人須於大原本上看
得透自然心會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
足道矣○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
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隨分仕宦不起
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用舍無預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
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子○人當有以自
樂則用舍行藏之問隨所寓而安之和靖
先生云如魯即行如濼即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

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朱子
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官卑祿薄雖不
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
則已為泰矣若以為不足而妄存覬覦恐
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
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
安之於理○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焉

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
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
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耻也
○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
亦有所急而不暇焉○朱子曰未嘗行之
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
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
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

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夙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猶見幾而作。○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

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
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
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問由之死
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
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
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朱子曰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
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而身而言者縱

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朱子曰出處
語難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
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
俗不好直道而自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
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
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

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
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誠
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
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
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
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愧。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朱子曰。以聖賢之
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

俗小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今人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
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人若着此利害
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
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
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

此後不睡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
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
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
有所不避也。○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
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未忍就彼
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

安而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軻
聶政之死待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
道○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
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朱
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

不能以變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
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
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朱子曰仁義
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

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天地以生
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
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
已矣。○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
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

已復禮是也。○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

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也又曰學者最是此
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
這裏○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
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
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
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
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

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正夫極至處。故
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孰感是仁生
底是恕。○然底是信。勉然底是怒。○朱子
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古
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
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
疎逮親。○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
復全於我矣。朱子曰禮即理也。但謂之
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
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凡禮有本有文
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
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

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
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
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
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
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
其精誠焉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

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
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
在此者猶自若也。○朱子曰君子將營宮
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
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
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
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

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朱子曰：祭祀湏用宗子法。○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若不

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
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但
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
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
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
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
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俵以紙榜標記。
逐俵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

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上於愛敬之誠而已民則稱家之
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
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
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問而今士庶
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
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亦
只存得墓祭○予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

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朱子嘗書戒其子勸曰吾不孝為先公弃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疵戾今思之常以為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身祀致其謹密猶是司着力處汝輩及新婦

等切宜謹戒凡祭前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方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或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宛轉

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經人何苦
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朱
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
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
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
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家不能
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
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

喪祭而奠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朱子
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
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
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
述事之事○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
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塋後三
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者
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喪乎○大戴禮諸

候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
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
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
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
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
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
人情○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
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

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以子為喪主未安○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

期小祥六祥之祭皆去耳之。但小祥之後
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
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問妻
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
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
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
如吊喪及忌日之服可也。○竇文卿問子
之所生毋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

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
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祫室○問夫在妻
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
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祧主朱子曰天子
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
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
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朱子曰舊
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

祭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凶時大祭既祭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祕不受胙也。○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是此禮意猶存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
皆得爲父後乎○曾擇之間三年喪而復
有甚喪者當服甚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
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
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李
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
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
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中有論凡是

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朱子曰出
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為子孫者只
今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
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
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朱子曰朋友
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吊服而如麻
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闕
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

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問改葬。朱子曰：「湏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朱子曰：「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

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
者來為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
有些子差減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
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化

為治第十五

朱子曰為學者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
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曰士之

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
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
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
世者也○朱子曰九事須是斲則能立纔
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
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訂
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
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朱

子曰在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書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

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當官勿避事亦勿侵奪。○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平易近民爲治之本。○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居上克實蓋有政教法度而

之以寬非廢施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
事事不管其謂壞了這寬。○為政必有規
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
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
大於此者乎。○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
不必譏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
擾卒未已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
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

何若者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
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
之必無不濟○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
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
最為公私莫大之害○頃在同安見官戶
富家吏人中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久殊使
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予於一
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棄之
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
理此最弊之大者○孟子論王道以制民
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
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
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
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
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
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
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恡舒亦不至大相
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
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朱子
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朱子知

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
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
加敦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
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
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脩其孝弟
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與
庶幾風俗之善不愧古人○問鄉學如何

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朱子曰上不
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
○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為也。
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
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
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鈔板模印而頒行之。
州縣各為三通。皆攢藏之。守視司察體如

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
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
以永久矣○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
訟財賦也○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
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
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
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
始而使之毋犯○朱子曰凡有獄訟必先

辨其華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今人微事只管理會要從厚
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
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
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
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
不平也。○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

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朱子曰屯田實邊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因陋簡則誕欺者易以為好而隱費者難於得實此却湏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置為立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

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曰在其間者以
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
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
可漸爲復古之緒○朱子曰先王之世使
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
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教荒只有兩

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有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大學篇末言發富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
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
事之悔也。○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
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
饉赤眉黃巾葛滌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
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
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
敢不敬乎。○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爲大吏便須求賢
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朱子曰古之
君子居內而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
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
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
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愚
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於天下之事有可
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
以陽開陰圖之計。則喪乎德業盛大表裏
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咨詢訪問取
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
之日。○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
事之時。○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

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朝廷設官
求賢設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
當有禮義庶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嚮而
求薦○人才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
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或曰未
當其年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
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學之昏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

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
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
曰某所有文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
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
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
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
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

不至矣。○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頓。○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此二十行，補前數行，在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

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
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所以制天下之
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
○情德之實本乎卦人欲存天理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後也但存諸心

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存柢懼之心以畏
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
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
侮人而外敬正古不狃於近刻而昧於遠
猷。○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
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
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
矣。○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恣於下

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
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
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
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
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
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
入於其間矣。○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
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

先後從。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洽。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

如此。○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者若則適足以覆
國而已。○婦人與宦人常相倚而為奸不
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
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
戒哉。○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其言有曰天
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
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

易之定論也。○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六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夫惟三綱不
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
憑藉以為安○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
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
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
一其心志○朱子曰湏是自閨門衽席之
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
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

爲王莽矣。○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變不正則人亦不寧。人極不寧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及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
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忽○審微於未形
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朱子曰名
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務欲以求治而
反不免於致亂○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
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存
中宜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朱子

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及其
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朱子曰天下之
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
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古之君子有志
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朱
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
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

衡則宰相失其職矣○朱子曰信讒邪則
任賢不專拘貨色則好賢不篤費捐之所
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
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
矣○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
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

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譎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

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拆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治本也。治本則治末。治末則治本。治本則治末。治末則治本。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
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紀綱不振於
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朱子曰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
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先王之世上
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

神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朱
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玉天下之本也○人
君當黜伯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
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朱子
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真之與國孰大孰
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
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
根柢屢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
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
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
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百姓是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
大之心聖賢親功之訓○蓋有人斯有土

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
不濟事。○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
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
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
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
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
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

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漢士有
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
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
不足以悅其心○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
發乎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
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
不斂之理豈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平而涵育
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
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
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
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
勝其好生之德○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
六卿六遠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

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身合為
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
凶○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
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
在乎紀綱○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
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

正事故能變災為祥。○朱子曰先甲三日
辛也後甲三日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
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
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
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
之深戒也。○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
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
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

仁之所被者廣矣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

敬

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湯執中只是
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禹入聖域
而不優漢儒是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
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
進去○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雅

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右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石主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
賢朝文只見那地在眼前朱子曰箕子
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

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

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序，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為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以其所以為至。

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
惡未甚聖人石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
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
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朱子曰太伯之
事正也太丑丑季文丑之事權也權而不
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問魯之郊
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子後世子

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特王之命如何敢
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
之否曰是○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
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
出而平定天下隋未殘虐尤甚太宗出而
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
功邪○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

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祖私
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
私。○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
儉之士。○朱子曰武帝病痲固多然天資
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
能勝其私欲之多。○朱子曰今人只是不
善推其所為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
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朱子

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道無甚寬大氣
象○朱子曰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正統○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朱子
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鼻陶之心
不能言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
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朱子曰六經
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朱子曰

大惠高似伊尹伊尹天似夷惠○問夷齊
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
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者
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
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
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若看來二
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

勝其德○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
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
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
哉又曰屈原之忠患而過者也屈原之過
過於忠者也○朱子曰所誼之學雜他本
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朱子
曰仲舒本領純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
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朱子曰司馬
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予由古史言馬
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
馬遷之失○朱子曰太史公書踈奕班固
書密塞○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
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
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
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

同乃至於此○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
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
宜說語所以他被這幾句誤○朱子曰古
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
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
大計○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
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

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三要
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寬密。○闊略
而能有成者。○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
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
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
子不是箇褻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
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朱子曰。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
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未
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
也○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文
說以爲劉穆之宋齊比之最爲得其情
狀之實無復政評矣○朱子曰義利之大
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
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

處豈其學有未足故邪○諸葛武侯嘗言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
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
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朱子曰南軒論諸
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
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
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
論其精愚所不及○朱子曰陶元亮自以

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承售焉○王道也有好處只

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
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
得○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
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問原性
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
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
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原性人多忽

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可以為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朱子曰揚絀用
而大臣損音樂滅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
養素自重邪○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
原也○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擬
作出大穴之功為多○范文正公自做秀才
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朱子

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
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宰相歐陽永
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
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朱子
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
去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

正○温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
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
恐有所未盡耳○朱子曰玉介甫質雖清
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允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
可謂非其罪○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
則所言豈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

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伏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胡致堂議論英

又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五峯善思
然思過處亦有之。○黃直卿言五峯說好
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
他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
惡者性也。○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
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朱子曰陳
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
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

可誣者○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
力量○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着白
布衫繫麻鞋赴白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
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
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朱子曰李
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
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
一世之偉人矣○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

廷○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
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朱
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
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
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朱子曰子靜
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
之雜○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

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短長，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
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
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朱子曰孟子
後荀揚淺不濟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
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
止於至善也曰也是○漢儒唯董仲舒純
粹漢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

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麓。○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

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察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

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
言雖不精然皆實天網是○問本朝人物
曰韓富規模大又麓溫公差細密又小○
子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
了翁得志必有可觀○王近思曰霍光小
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
戒諸子以口過而累屍之禍乃口過之所

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
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
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
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
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朱子曰古之
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
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
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
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
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
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
好文章。詩亦然。○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
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
如辭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
踴前人為高則私意而已○朱子曰伸舒
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
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
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量
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
議論正規模太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
嘆令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
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為
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東
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行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
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為

六所說易入邪禪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
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
有之為可貴也○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邊頭
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
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六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
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
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
曰畧用體式而隳括以至理。○朱子曰當
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
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
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

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
以欺人文字愈不辯詭愈巧而其為害愈
甚○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
濶論道而專術極論古今興亡之
變而不察此心存主之端若只如此讀書
又若不讀之為愈也○朱子曰近年以來
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
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

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
見然後為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
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
之學有大不相似者○朱子曰老子之學
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
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民自化然不化
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苦難子仁義也
是無道理不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
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為
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
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韓子所謂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
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齊爲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關揚朱。便是關莊老子。○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蔣○列子言精氣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哉尚何存者即佛書
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
他若此類甚衆○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
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
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
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朱子曰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才吾儒○釋氏以事

理為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為
吾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耳○
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
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
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
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
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
自知其為罪○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

公者云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耶
然矣○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
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
極精○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
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
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
而使之心服也○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

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
生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
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
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
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
自謂可豎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
鬻婦黔兒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
之學卜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

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充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

可既見○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
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
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朱子
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
一為好辯之間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
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撓
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
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

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
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
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則入正
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
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
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
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

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持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向來見人陷於異

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惟覺彼
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
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
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有李伯
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論辯累年不
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
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
理畢具耶若空則淨居勝果實則儒者是

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邪深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程子曰：欲不學，德是見得他小。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朱子曰異端必正
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
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
私與彼非以察吾道之正義論之間彼此
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
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
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
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
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學者既
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看做天孫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
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
不易之法○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問孔子當周
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事
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可為之
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
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
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迷料君能用我
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憂見周公與吾已

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春秋之時
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專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
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戴少
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
出聖人察之天理不意周公聖人驗之吾
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然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是孔子
渾是天理○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
不要高子聖人越說得越越存意思○問
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
有私意爾克己之私則樂矣○問顏子之
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朱
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朱
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曾子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頓悟莫若子貢自曾子
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朱子曰子路仕衛
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下義而苟為也
○朱子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曾點
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學者須是
有二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
偏○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著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
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朱子曰孟子做義上工夫
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孟子說滕文公
便道性善他欲入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
善必力去惡必勇○朱子曰孟子教人多
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
人○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

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朱子曰明道
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或
問顏子之微有跡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掠
勞皆是○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
則變矣未化也○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
相似○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

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三子越繁縟
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朱子曰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
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黃庭堅言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
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

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實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

其味○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
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
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
到○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其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伊洛拈
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
字有力○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

及且學伊川橫渠○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
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子曰橫渠做正
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
做得○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
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氣質之說始於
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

減矣。○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朱子曰廉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廉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

安能知耶○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
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
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
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
成○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
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
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之

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
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
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
綱領○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使
是道是認欲為理也○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入非假學力○或問曰
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

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
深潛，續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
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
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
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朱子曰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
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

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

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
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
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
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
望而敬之○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

之久反復問益為多○呂伯恭舊時性極
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有省遂如此好○呂伯恭嘗言道理無
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
道不是小事須喫此辛苦方可望○又與
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
得十分可指儼有所望於賢者不輕○朱

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
之志不可窮之辨○造化微妙惟深於理
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人讀
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季通學行之餘
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
古之謬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善米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

之志則荒矣○再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其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又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遊好之

私情也○予合純篤庸仲踈敏○漢卿身
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
者○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
未甚明徹細密耳○伯崇精進之意反不
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味好
與仲默帖曰書說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類
便與下手為律○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

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
前障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
謂執德不弘正為救此病耳○至之少精
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朱子因諸
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習
如何得長進○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
非下學工夫○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
平正平自此尊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

要人做得徹○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
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苟
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
成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
有自來矣○道之在天下者未嘗古惟其
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

有勝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朱子曰由堯舜至
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
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

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前先而異世
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朱子
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
神會而心得之者。○周子贊曰。道喪千載。
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哉。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
贊曰。揚休山。玄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

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阮孫
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
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朱子
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闡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
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
愛了○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
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朱子曰蓋嘗讀
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
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
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
而必以戒謹恐懼為始然後得夫所以持

說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

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

君子必有取焉。○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

覺勝似前年○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

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
今文之難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
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
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
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
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黃東發曰謂易
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

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熊去非曰
公之脩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
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
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
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
也○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
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
識其門庭○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

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黃
發曰敬齋歲先生自警者作聖五夫於斯
為至○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
之傳歷時未久微言不義爵而不章先生

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
條書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
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
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
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曆地志曲藝
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

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造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
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
體認切至○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間居於
大朶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際者○蔡茲為考官得朱子所試策嘆曰
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
人○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

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
欲進德脩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
一等人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也○張敬
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
友也○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
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

人最多○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
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為德行舉而措之
家國天下則為事業又曰公之身雖誑於
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胡炳
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
一星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
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
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黃直卿曰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真希
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
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
之所能為也哉天也○劉婁吉曰邵至大
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

精而貫之以正也。○李正叔曰先生之
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
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
極其至者先生一以而已。○黃直卿曰公
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
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

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
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李正叔
曰夫子之經得生一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
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
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借擬論語
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有著書以已擬孔

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指之以繼孔子之
後非效通也效魯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借
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
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
之旨豈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
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
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
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
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
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
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亦
無意焉一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亦
下學何書為初學者作也一論語篇次無倫
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辨認
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一所謂

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
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
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
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
也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
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
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

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
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
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
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
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
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
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
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

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
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
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
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
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
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章實舉朱子
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一前十篇
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

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
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達德言，一以
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之外，
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便有下手處爾。窮
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
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
吾見其泛無歸宿矣。一六經次第皆始易次
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不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

邵馬其意蓋未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
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
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
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兵濟謹識